

禮書卷第二十八

夏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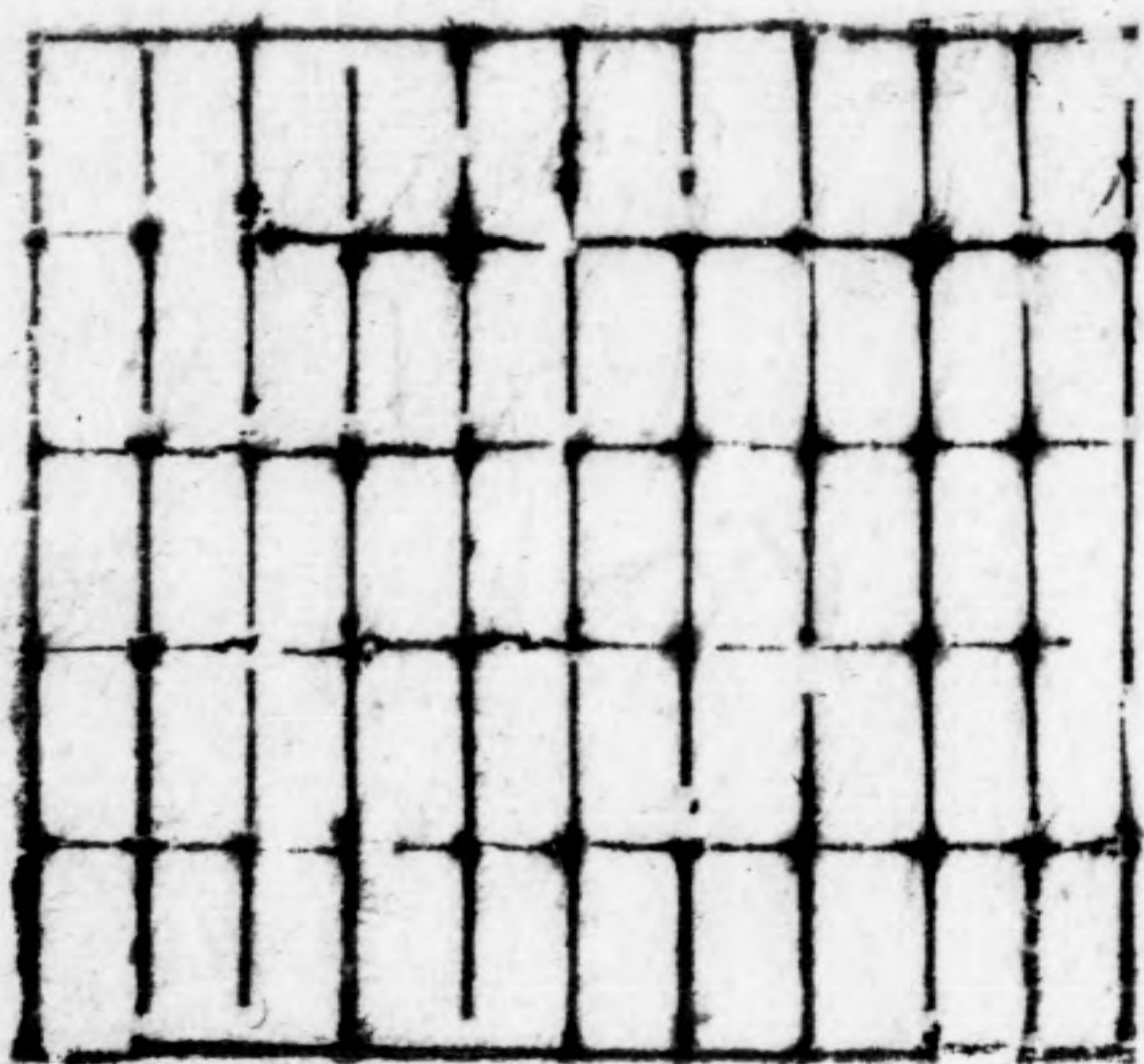
五溝

夏貢 五十畝

商助

五涂

周徹



詩曰徹田為糧又曰徹申伯土疆有若謂魯哀公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左傳曰穀不過藉以豐財也穀梁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公羊曰古者什一而藉多乎什一六筴小筴實乎什一大貉小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晦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夏后氏之貢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者商人之助也兼貢助而通行二者周人之徹也

周官載師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康貢九穀司

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也詩

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勸粟許慎釋勸為助

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

法藉而不稅則同乎商王制言古者公田藉而其貢不稅鄭氏以為公田藉而其貢

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晦而以五

晦貢商之民耕七十晦而以七晦助皆什內之一周

之民耕百晦以公田十畝徹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

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

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

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

為正孔穎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

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

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
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於是時人
功未足以尽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公歷商周則田
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
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商
東其畝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之
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
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時寬簡一夫之地
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
一夫之地尽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彦謂夏五十
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
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畝也周
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
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
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象
然哉

五溝



書曰濬畎澮距川語曰禹尽力乎溝洫遂人夫間有遂
十夫有溝百夫有澮千夫有澮万夫有川匠人廣尺深
尺謂之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一仞謂之
澮專達於川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
不行稍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凡為
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
之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傳
衆力維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命為阱
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
水以蕒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無水王制曰方
百里者為田九十意畝丘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

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

隄防導達溝瀆蓋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八月宿直

郊特牲曰祭坊與水庸事也荀卿曰脩隄防通溝澮行

水際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旱使農夫有所耘文司

空之事也班固曰后稷始剛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

長終晦一晦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剛中凡君子

曰剛欲深以帶畝欲沃以平

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

於剛則剛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畝三剛一夫

三百剛剛從則遂橫剛橫則遂從遂從則溝橫遂橫

則溝從由溝以達洫由洫以達澮其橫從如之春秋

傳稱晉人使齊之封內及東其畝國佐對曰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云我疆我理南東

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及東其畝而已惟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者乎蓋天
下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
其畝畝之所嚮溝涂隨之則南東其畝者亦其大致
如此而已不必及然鄭氏曰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
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流當適地洫
非於万夫之外必有大川圍而匝焉穎達疏詩謂鄭
氏所言特設法耳其說是也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
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苟鄉口
脩隄防通溝洫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洫豈
特通水而已哉縮人掌稼下地以蓄畜水以防止水
以溝蕩水以遂均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之
法異也考工記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稍溝者

溝末也自溝末言之謂之梢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
首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而不壅折不足以
殺其勢觀易坎為弓輪而河亦百里一曲千里一曲
一直則溝洫之制磬折可知矣先王之時通九川陂
九澤溝洫絡脉布於天下則無適而非水利也及井
田廢而阡陌作於是史起引漳以富河內鄭國鑿渠以
注關中李冰壅江以灌蜀地番係引汾以溉蒲阪以
至白公之於渭邵信臣之於南陽馬臻之於鏡湖張
闡之於新豐塘劉義欣之於芍陂鉗盧李德稱之於
雷陂史臣書之以為異績此特名生於不足耳

五涂



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貯百夫
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
有路鄭氏曰徑容牛馬貯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
容二軌路容三軌其說蓋以匠人之制推之也匠人
王城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爲諸侯
經涂野涂以爲諸侯由是差之諸侯環涂五軌野涂
三軌都之環涂野涂皆三軌則遂人路容三軌道容
二軌以至徑容牛馬理或然也匠人曰凡溝必因水
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
防廣與崇方其殺三分去一大防外殺蓋溝成則涂
立涂立則防立遂溝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險
曰五溝是也徑貯涂道路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險曰
五涂是也然涂不特如此而已亦謂之涂記曰旅樹

是也亦謂之行詩曰微行是也爾雅曰宮中街謂之
壺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一達謂之道路二達
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
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駘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
之達蓋涂莫小於徑莫大於路莫枚於達書言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以作好之利小
作惡之害大故也兔置之詩言在彼中達在彼中林
以中達之德顯中林之德晦故也量入掌天下之涂
數皆書而藏之風語司空視涂蓋藏其數欲知所達之
遠近視之欲察其涂之修否

禮書卷第二十八終

禮書卷第二十九

耕籍

耕車

耕壇

先農壇

神倉

人耦

牛耦

牛牛

耕藉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章昭亦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然則甸師掌師其屬而耕藉王藉則王一耕之而使庶人終之故孟子曰詩侯耕助以共萊盛此所謂借也應劭曰清帝王典藉之常也臣瓚曰藉藉藉也非是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藉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盛其屬府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之內宰上

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稔之種而獻之于王言皆也

辰天子親載耒耜藉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及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元辰

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得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者御者之間明已勸農旅農者也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籍衣也介甲也

樂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祭義曰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又曰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莫非耕也王后夫人莫非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拒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詩載其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國語曰宣王不藉千畝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日月底于天廟天廟營也土乃脉

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物吉二月朔也陽氣

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乃使司徒戒戒公卿百吏庶

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王即齋

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及期王裸鬯乃行百吏庶

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敬從

之王耕一墺班三之班次也王耕一墺一耦之發也相廣五十二耦為耦一耦之發廣八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也

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廩于籍東南尊而

藏之又曰王治農於籍耨穫亦於籍習民數者也春秋

書御廩災殺梁曰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惟未易災

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后親蠶

以共紵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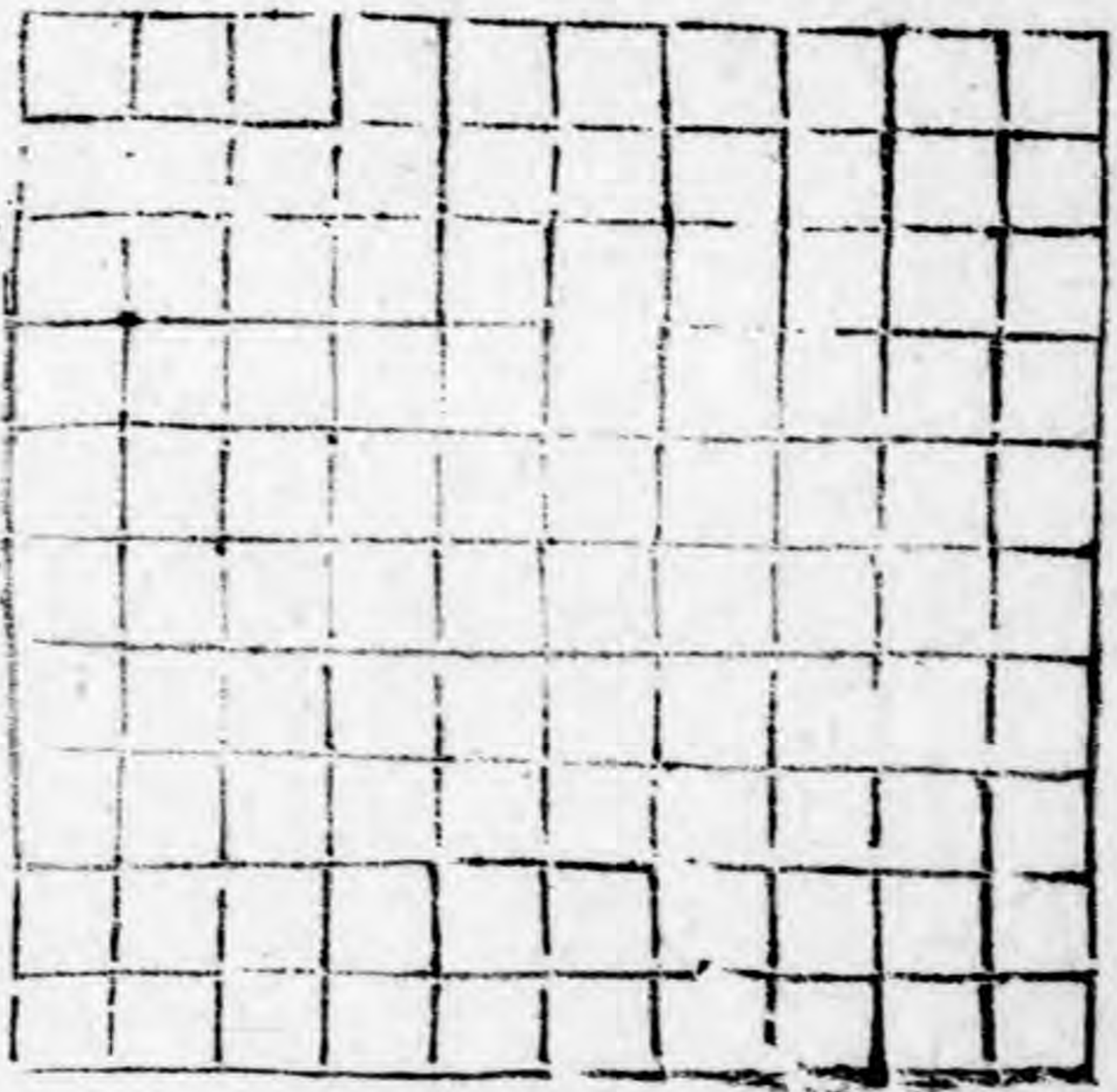
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籍南郊

田



記曰天子諸侯莫非耕也王后夫人莫非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然則天子為籍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紘則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為籍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紘則青者少陽之色也其時則中春春分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國語曰日月底事而廟至

于初吉

月之吉

先時五日告協風至即齋宮三日乃行

是也其日則剛日曲禮曰外事用剛日月令曰乃擇元

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于內享先農于外詩曰春籍田

而祈社稷國語曰膳夫農正陳藉禮是也韋昭曰陳藉禮

以來皆祀先農則古可知其禮則后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太史瞽

師鬱人犧人膳夫農正司徒太師贊事于外周禮內宰

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獻之于王國語曰太史

告稷司空除壇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

載必措于保介之御間又明勸農者也王必三推即所

謂一墪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即所謂班三之也王以二

人而發其土三公三人卿九人大夫二十七人繼之則

月令所言者推勢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庶人終于千

畝甸師所帥之徒也既事則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

食反執爵于太寢公御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春
耕之終事也若夫夏釋秋獲王又至焉國語所謂耨獲
亦於籍是也後世月或用孟春詩序曰月令孟春蓋奉禮也孔穎達釋

民社大司馬蒐田祭社社與籍田雖異月以俱在春時故序以耨耨之其說
與國語不同洪章晉隋皆用正月特洪明及梁天監中唐開元禮用二月

日或用亥鄭氏釋月令謂元辰吉辰也孔穎達曰以
亥為天倉故用之晉武宋文北齊皆用亥或用乙洪章以乙
耕於乙地

耕或於東洪文章晉武及唐東
耕特隋耕于國南或於東南宋文北齊
皆於東南或於近宋文
皆於近

宮之辰也八里之外
隋於國南十四里或於遠洪明東應耕於下
章考北應耕於候縣衣或以通天冠青幘

青衮宋文
時禮報或以黛唐禮
耕或盡壠唐宗進耕于
壇或祭先農

或祭社歷代皆祭先農唐神龍初用祝欽明之說改先農
壇為帝社壇開元中親祠神農于東郊勾芒祀祭或以太牢或

以羊此歷代之禮所尚異也考之於禮蜡合萬物而索饗

之則群小祀也其禮主先嗇先嗇先農也王以玄冕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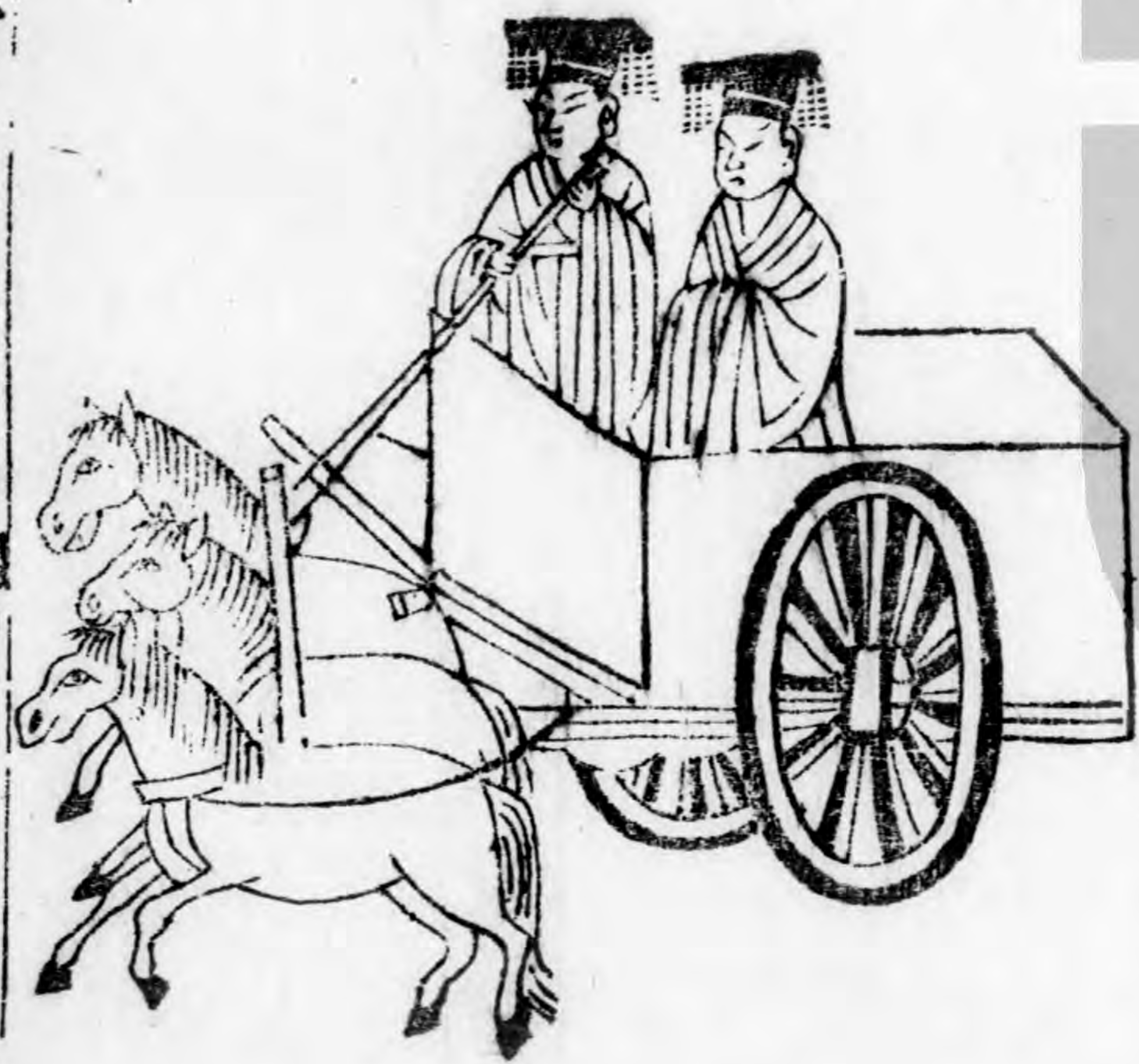
則耕藉之祭先農其服玄冕可知也唐以亦冕享先農
玄冕蜡祭百神小司徒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鄭氏謂小祭祀王玄冕所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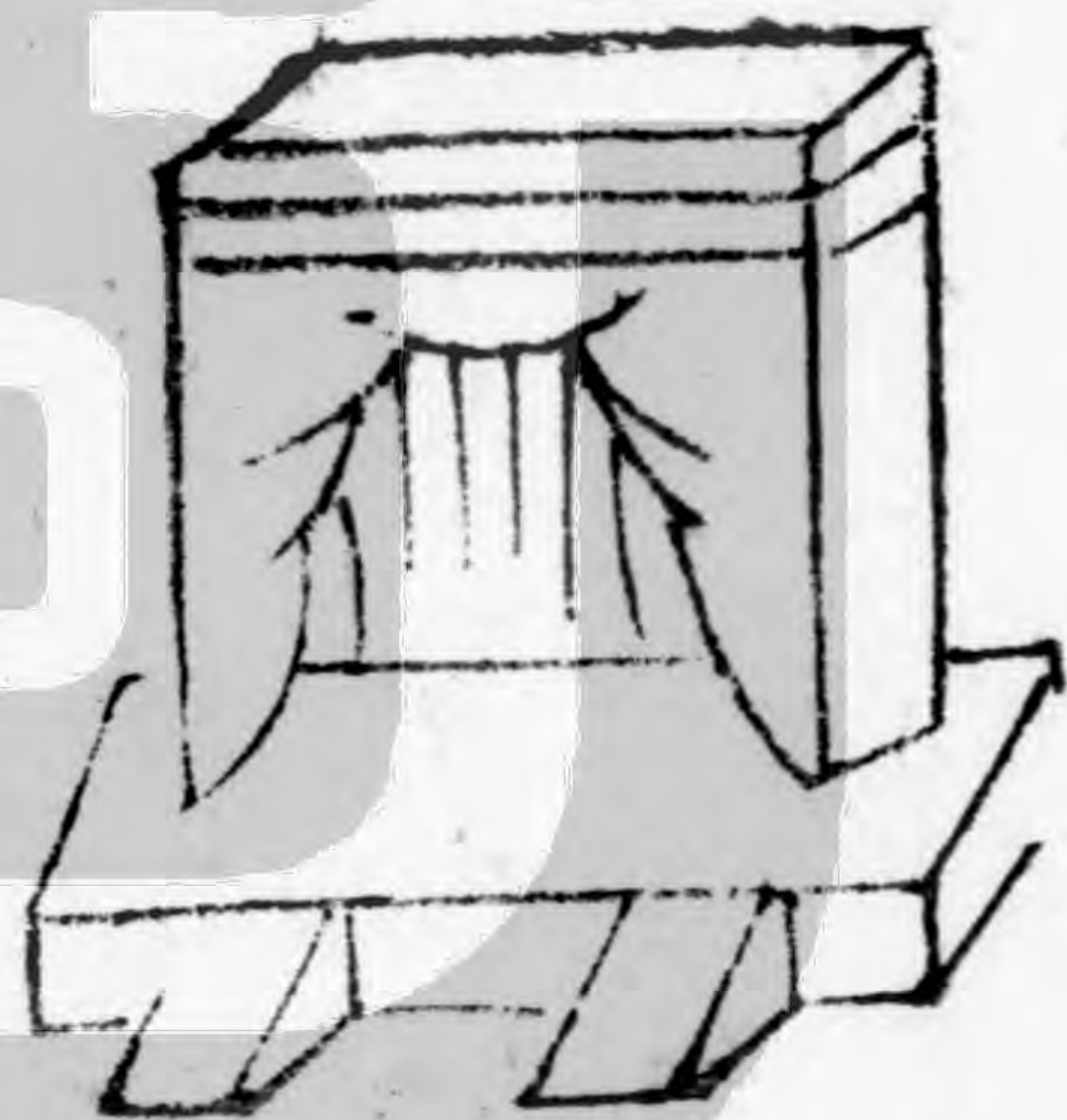
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也王之藉掌以甸師而諸侯

亦有甸人文王世子曰公族
有罪磔于甸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略同矣

耕車周禮木路不斲
以帶漆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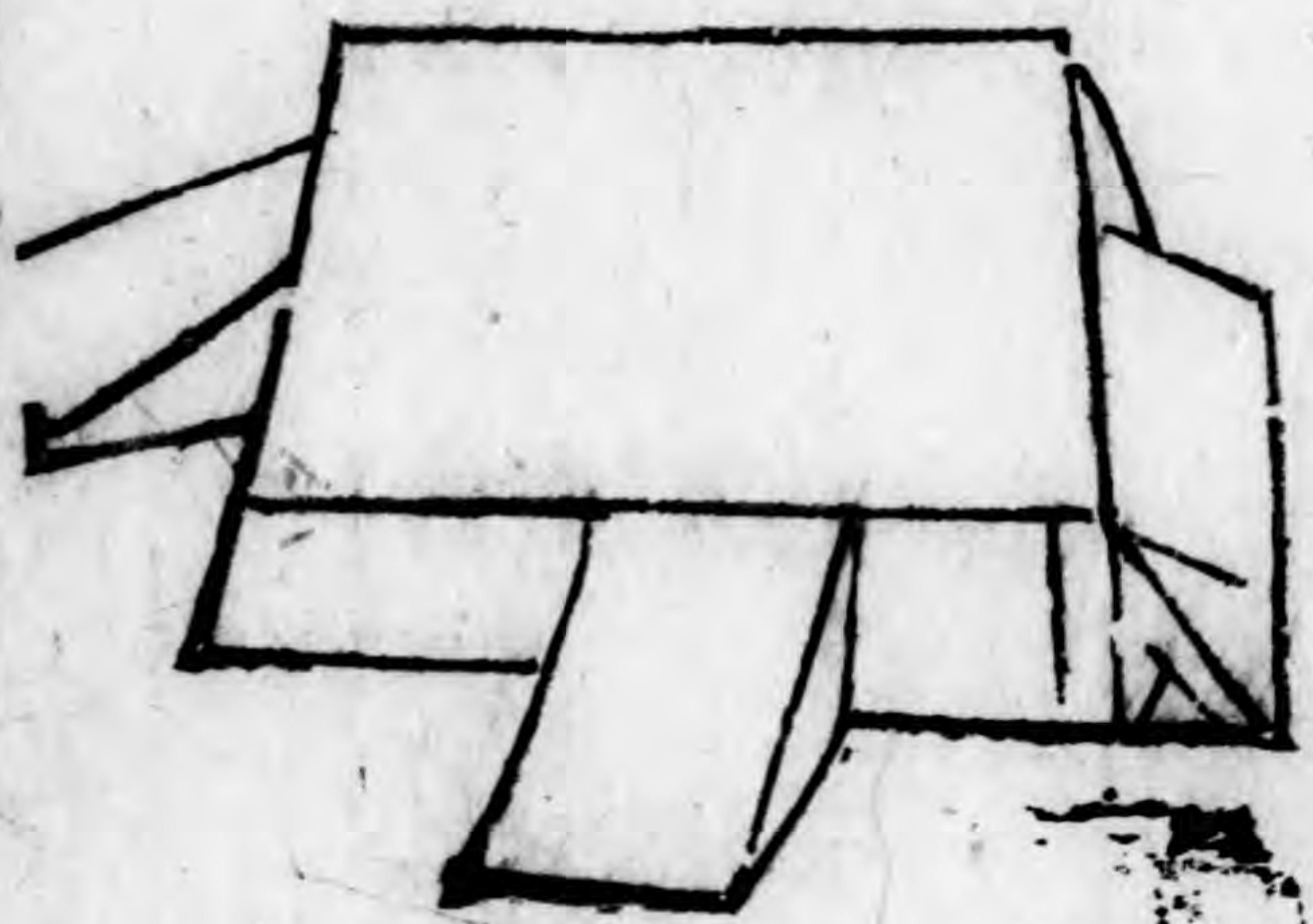


漢志耕車三蓋東京賦曰農輿路木薛綜曰所謂耕根車也然晉武及梁棄木路宋文及唐棄耕根車三重蓋而唐志木路黑質耕車青質則木路與耕根車少異耳考之周禮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鄭氏曰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循行縣鄙然則耕藉於郊蓋木路歟耕壇掌次掌凡邦之張事則耕壇蓋有幕也



國語曰司空除壇于藉而宋有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上北齊於藉田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又外設御耕壇後梁有親耕臺在壇東亦親耕畢登臺以觀公卿之推而晉及北齊隋唐皇后躬耕亦有桑壇然則古者躬耕田有耕壇司空除壇不特除先農壇而已

先農壇



國語曰司空除壇于藉漢舊儀春始東耕官祠先農以
 一太牢先儒謂先農神農也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
 如社之壇後漢藉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已
 直乃就耕位晉以太牢祀先農宋元嘉中度宮之辰地
 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
 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上耕日以太牢祠
 先農如帝社儀後魏太武天興中祭先農用羊一北齊
 藉田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三十尺四陛三壝四門正
 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太宗親祭
 先農藉于千畝武后改藉田壇為先農壇神龍初祝欽
 明奏曰祭法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其社在藉
 田之中詩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乃改先農壇為
 帝社然則先農即禮所謂先嗇也歷代所祭或以太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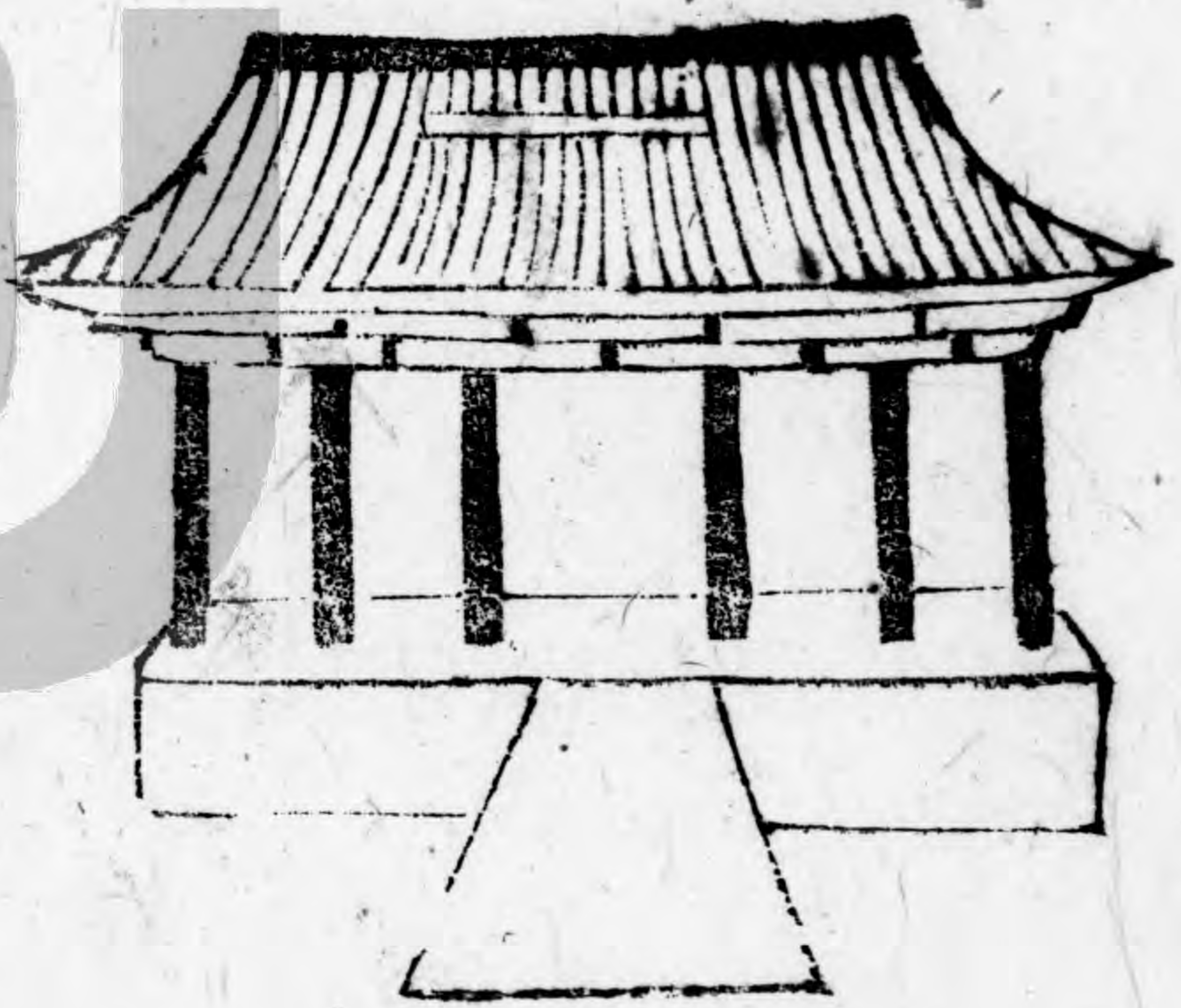
或以羊或以乙日或以亥日要皆不達於禮其改先農

壇為帝社此於經無見特傳會詩序為之說

神倉亦曰御廩別而曰倉



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木廩詩曰亦有高
厚國語曰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春秋書御廩災公羊
曰御廩棗盛之所委也穀梁曰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
米而藏諸御廩月令季秋藏帝藉于神倉廩亦謂之倉
者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倉
人掌粟人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而廩人下大夫
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徒三百人倉
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徒四十人鄭氏謂藏米曰倉廩
人以粟為主廩人者舍人舍人司祿官之長說文曰廩
而取之故謂之廩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或曰方曰
倉園曰廩倉廩之別雖不可得其詳然詩言乃求千斯
倉則言倉之多言亦有高廩方億反秭則言藏之多又
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九穀之物而廩人為倉



人之長則廩固大於倉矣詩曰曾孫之庾月令曰脩囷
 倉考工記曰困窳倉廩財之末也吳語曰困園倉穿地
 曰窳荀卿曰垣窳倉廩財之末也吳語曰困園倉穿地
 方曰廩曰困爾雅曰廩廩也然則倉也廩也廩也困也窳
 也廩也皆禾穀之所藏露積曰庾地藏曰窳窳或作窖
 鹿或作鹿晉天文志危星在胃南三星主倉廩隋天
 星在昴南一曰天倉高黍稷以供饗祀六星在
 辰南倉穀所藏西南四星曰天庾積厨粟之所

人耦齊語曰夫農首戴茅蒲身衣襍襖
 耦昭曰茅蒲整撥橫其裝衣也



牛



詩曰十千維耦周禮里宰合耦千耦匠人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氏釋周禮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又謂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王弼釋易亦曰牛者稼穡之資而孔子之時冉耕字伯牛則古者耦耕不特以人亦以牛也然史稱漢趙過始教民牛耕而王鄭且云爾者賈公彥曰或周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用牛耦於義或然

土牛





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出猶作也

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正義曰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刻水特水之陰氣故時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唐月令曰季冬

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晦則策牛

一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也後漢志冬之月立土牛

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是月之

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

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

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

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

色為首甲至癸為十幹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

支色為身寅至丑為十二支寅卯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

黃色納音色為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以立春日

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設令甲子歲甲

青為牛首子為支其色黑則黑為身納音金其色白則

白為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為幹其色赤則赤為角耳

尾納音火其色赤為蹄其說蓋有所傳然也

禮書卷第二十九終

也鞠衣黃采之服先帝大皞之屬正義曰依礼祭五帝

帝自服大裘今薦廟衣蓋薦於神坐以其言先不言上

故知非天惟太皞之屬去之屬者以蠶功既大非獨祭

太皞故向氏去物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現

熊氏等並以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

勝降于桑勝將生之候也具曲植籩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

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后妃親桑示帥先天下

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

反諸臣之妻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官事毋觀去

容飾也婦使逢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

之服季夏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內外命婦皆

者內外命婦皆就公桑蠶室其夫亦當有祭唐月令三

月之節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進於太廟三月中氣后妃齋

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季春吉巳自后享祭義

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

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

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

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

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

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繭黻

文章大節季春朔日之朝也風戾之蠶性惡濕歲單三

而手振之以正義曰近川而為之取其浴蠶種便也七

尺曰仞仞有三尺高一丈也棘墻者謂墻上置棘外閉

謂扇在戶外閉也又日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

云二月與彼不同者按馬質云禁原蠶彼注天文辰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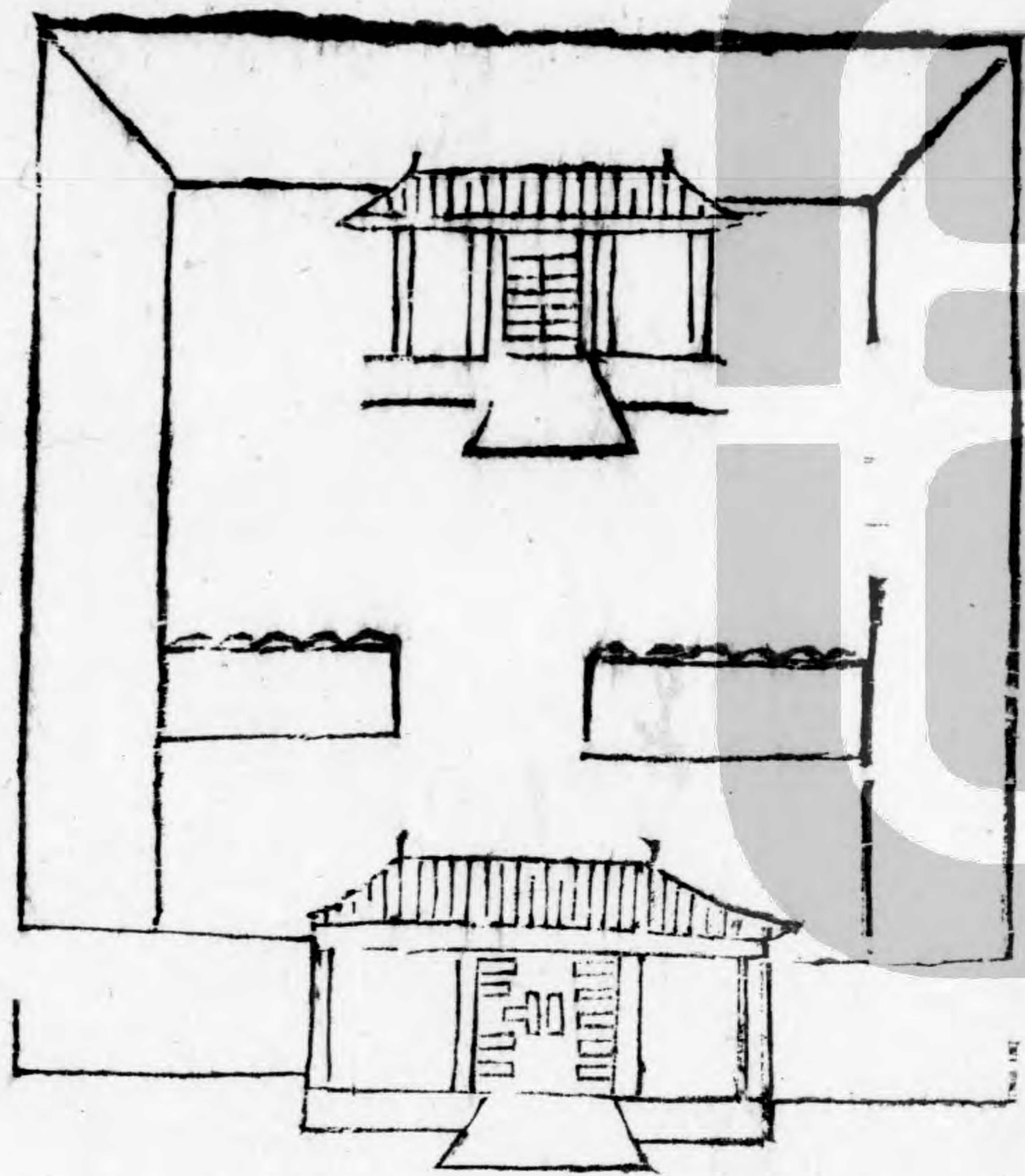
馬引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

氣故此仲春始蠶者亦謂浴種至二月臨生蠶時又浴

種乃生之故設之有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

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莫非耕也王后夫人莫非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穀梁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女工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公桑蠶室近川爲之



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質而少變故皆蠶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爲之以其便於浴蠶也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所以謹於養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以趨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履以黃履車以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鄭氏曰東鄉者嚮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而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也考之祭義諸侯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則后不嘗

留養可知也及繭之成夫人副禕受之三盆手則后亦副禕受之而三盆手可知也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使入蠶室者內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裸獻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后致飲以至王耕藉后獻種王射牲后春盛則后夫人之躬桑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禕者重繭之成也繅必三盆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後布于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與之以爲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晉制後乘載鉤筐以周皇后採桑三條公主五條鄉縣以下九條北齊及隋亦如之然則採桑三條與三推同其載鉤筐以後車載耒耜不類是不純乎古也後漢蠶于東郊晉蠶于

而郊宋齊蠶于西北而漢制后乘鸞輅載龍旂千乘萬
騎鼓吹鉦鉦莫不咸備晉后著十二笄步搖衣青衣乘
油畫雲母安車而女尚書著貂蟬佩璽後周之時后
乘翠輅皆非古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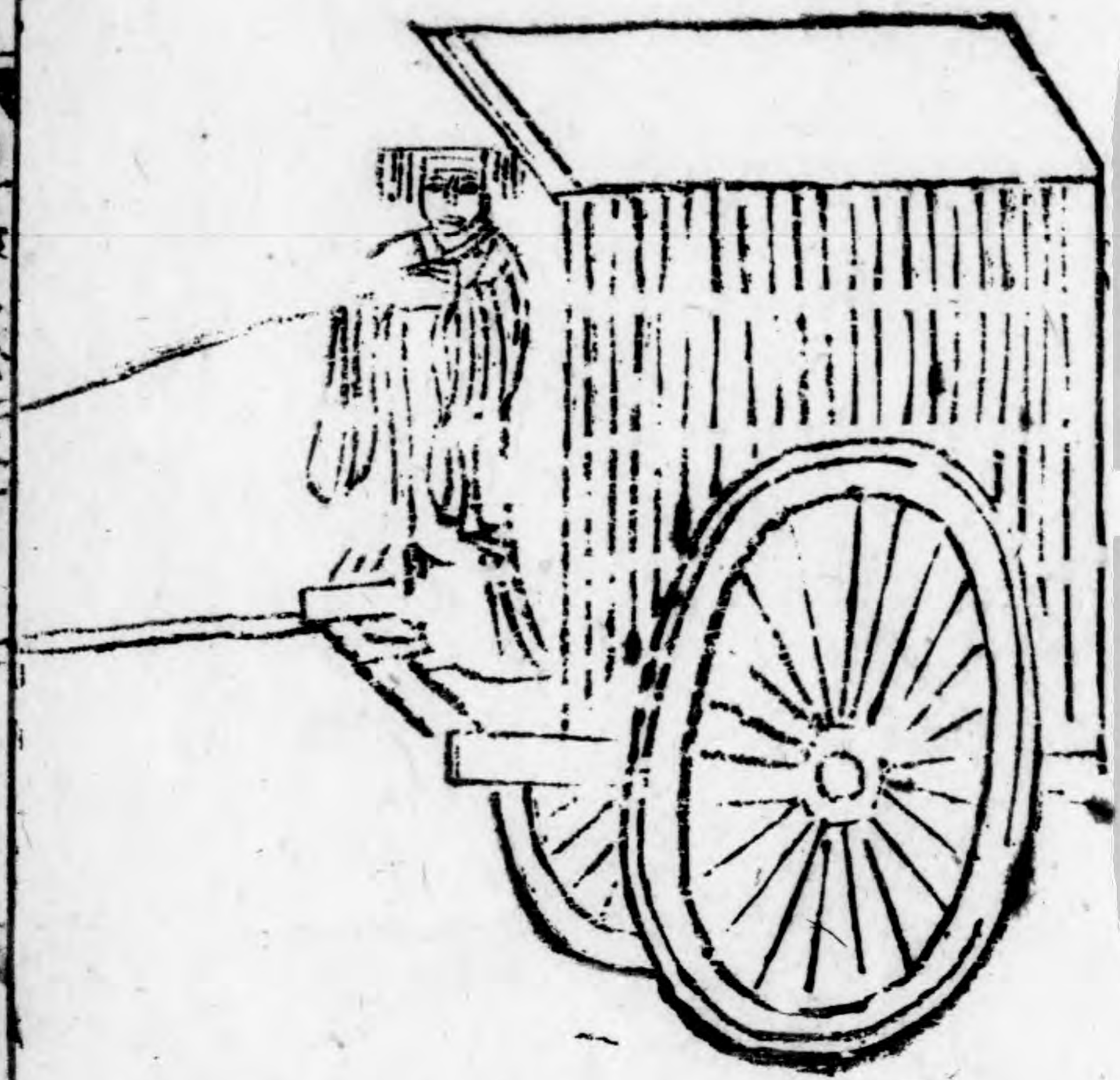
薦鞠衣之禮

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鄭氏曰先帝大皞之屬
孔穎達曰薦鞠衣置於神坐前熊氏之徒謂其祭在朝
堂李林父曰進鞠衣於太廟此不可考

后乘翟車

中車曰翟車且面細細有提鄭氏曰以翟車
之制有提此無蓋矣如少軒車是也后所乘

以出



中商王后五路有重翟厥翟安車翟車輦車四車有蓋



而翟車無蓋有握鄭氏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后所乘以出乘

先替蠶壇



呂氏月令言薦鞠衣于先帝不言享先蠶唐月令言
薦鞠衣于先帝又言享先蠶考之於古食必祭先倉廩
必祭先炊視學祭先聖先師養老祭先老射祭侯師祭禡
則將蠶而享先蠶蓋禮然也漢儀以中牢羊豕祭蠶神
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晉武帝時先蠶壇高一
丈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
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
東北齊爲蠶壇高四尺方丈四出陛陛各廣八尺置蠶
壇於桑室東南大路東橫路南壇高五尺二丈四陛陛
各五尺外北方四十步面開一門每歲季春穀雨後吉
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棘黃帝氏於壇上無配如祀
先農禮訖皇后乃躬桑後周皇后至蠶所以一少牢親
進祭奠先蠶西陵氏神二嬪爲亞獻終獻隋制生蠶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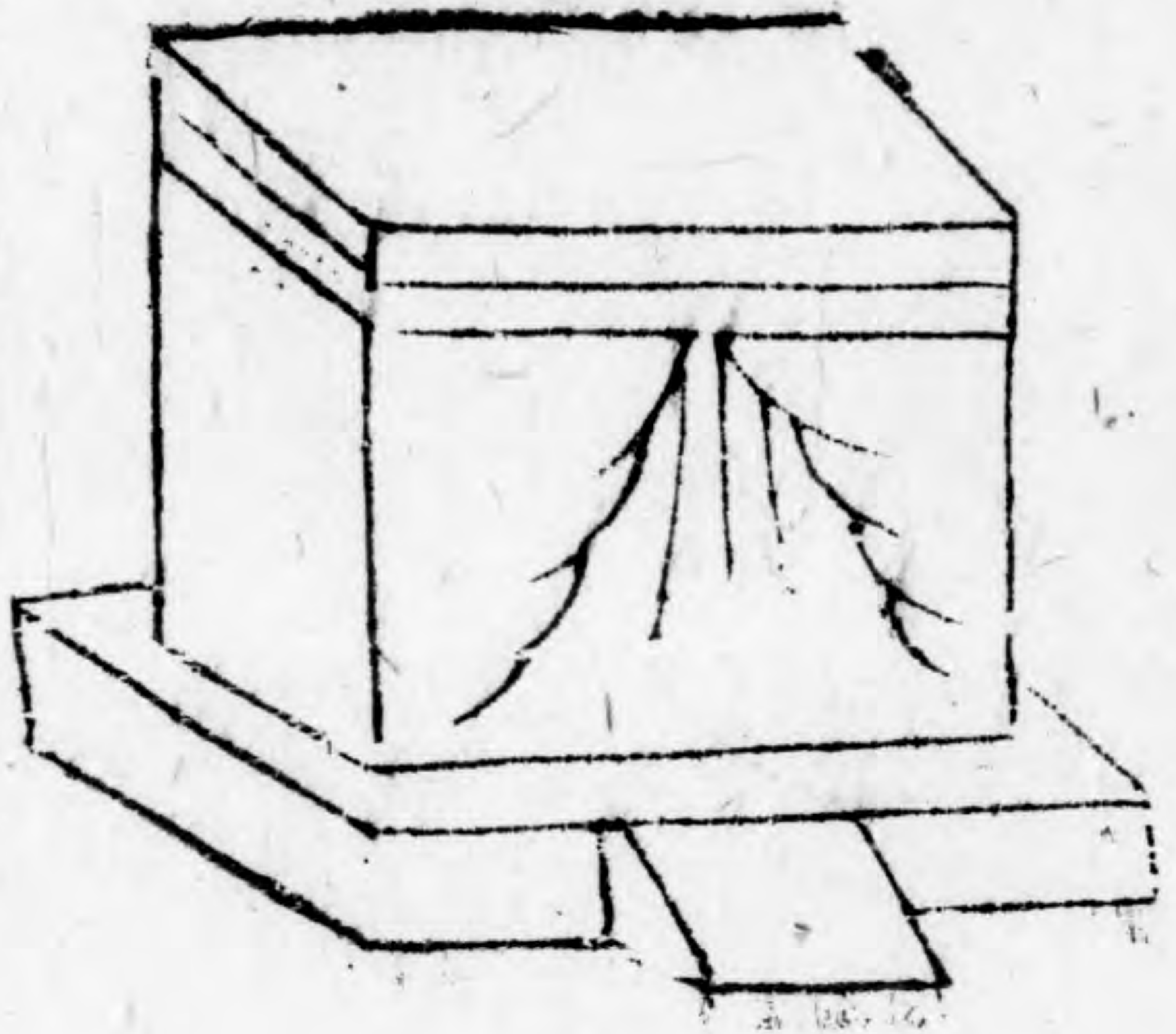
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
牢制幣祭先蠶用一獻之禮唐制亦皇后吉已享先蠶
遂以親桑李林父釋月令曰先蠶天駟也先蠶之神或
以爲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爲黃帝或以爲西陵氏
或以爲天駟歷代儒者議論不一然則蠶其首馬首其
性喜溫惡濕其浴火月而再養則傷焉此固與馬同出
於天駟矣然天駟可謂蠶祖而非先蠶者也蠶婦人之
事非黃帝也史記黃帝娶西陵氏而西陵氏始蠶於志無
見漢祀苑窳婦人寓氏公主二人此或有所傳然也其
壇或在桑壇東南或在桑壇之西其祭或少牢或太牢
或一獻或三獻歷代之所尚異也然禮必皇后親享北
齊使公卿祠之非古也

躬桑壇

國語曰司空除壇于藉藉而有壇則躬桑有壇矣堂于次堂凡邦之張事而異時有在幕土耕壇之上然則桑壇蓋亦張幕歟

蠶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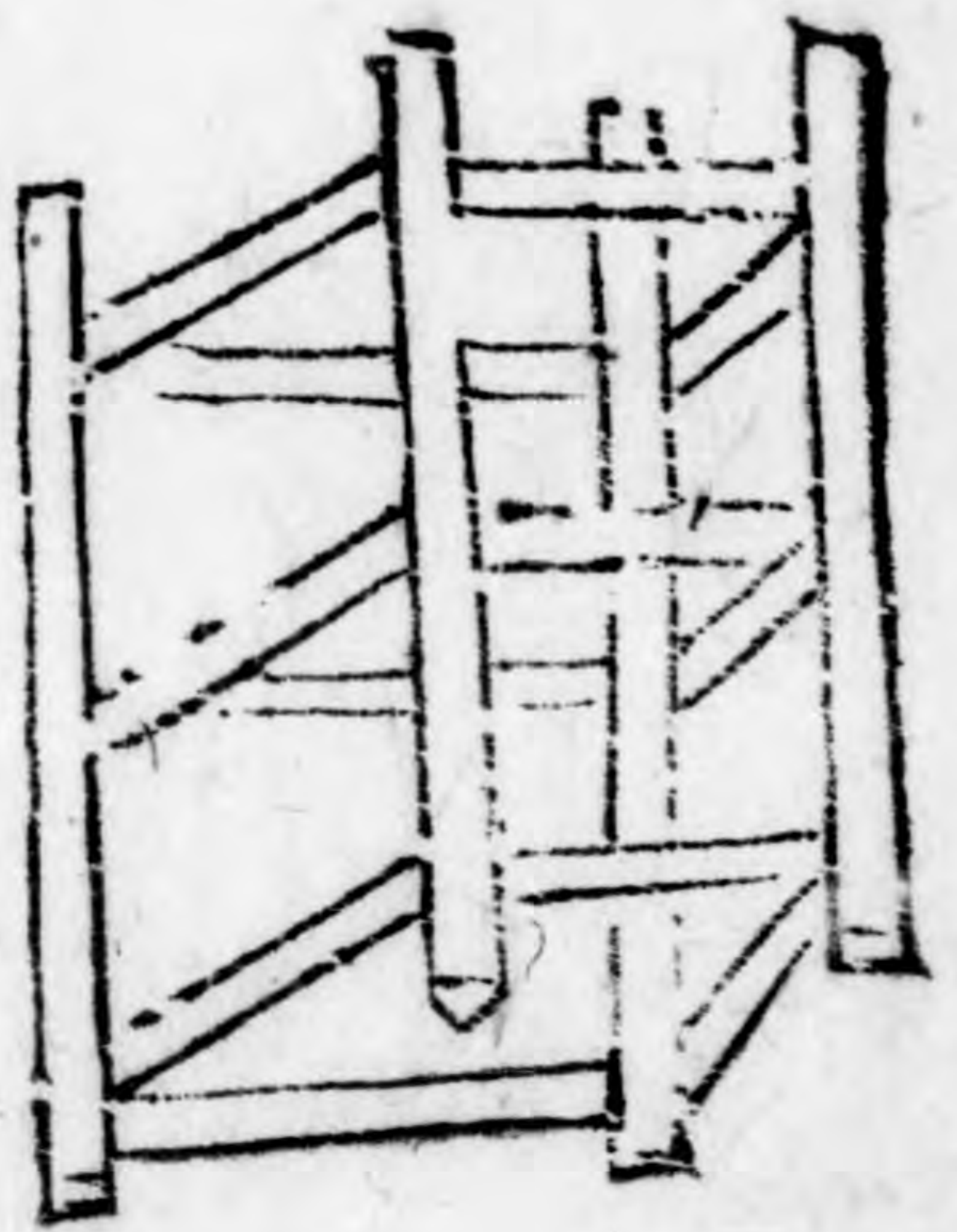
詩曰蠶月條桑周禮仲春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月令季春后妃齋戒躬桑祭義大昕之朝君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又曰歲既單矣世婦卒蠶鄭氏曰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歲單三月月盡之後也孔頴達謂中春浴種季春再浴之理或然也荀卿賦曰夏生而惡暑則蠶有四月生者有三月生者不特春生而已然蠶馬無兩盛故原蠶者馬質禁之



曲



植



曲薄也植榱也正義曰案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間謂之曲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注榱縣蓋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榱齊謂之牂

禮書卷第三十終

禮書卷第三十一

千乘之國

五等諸侯附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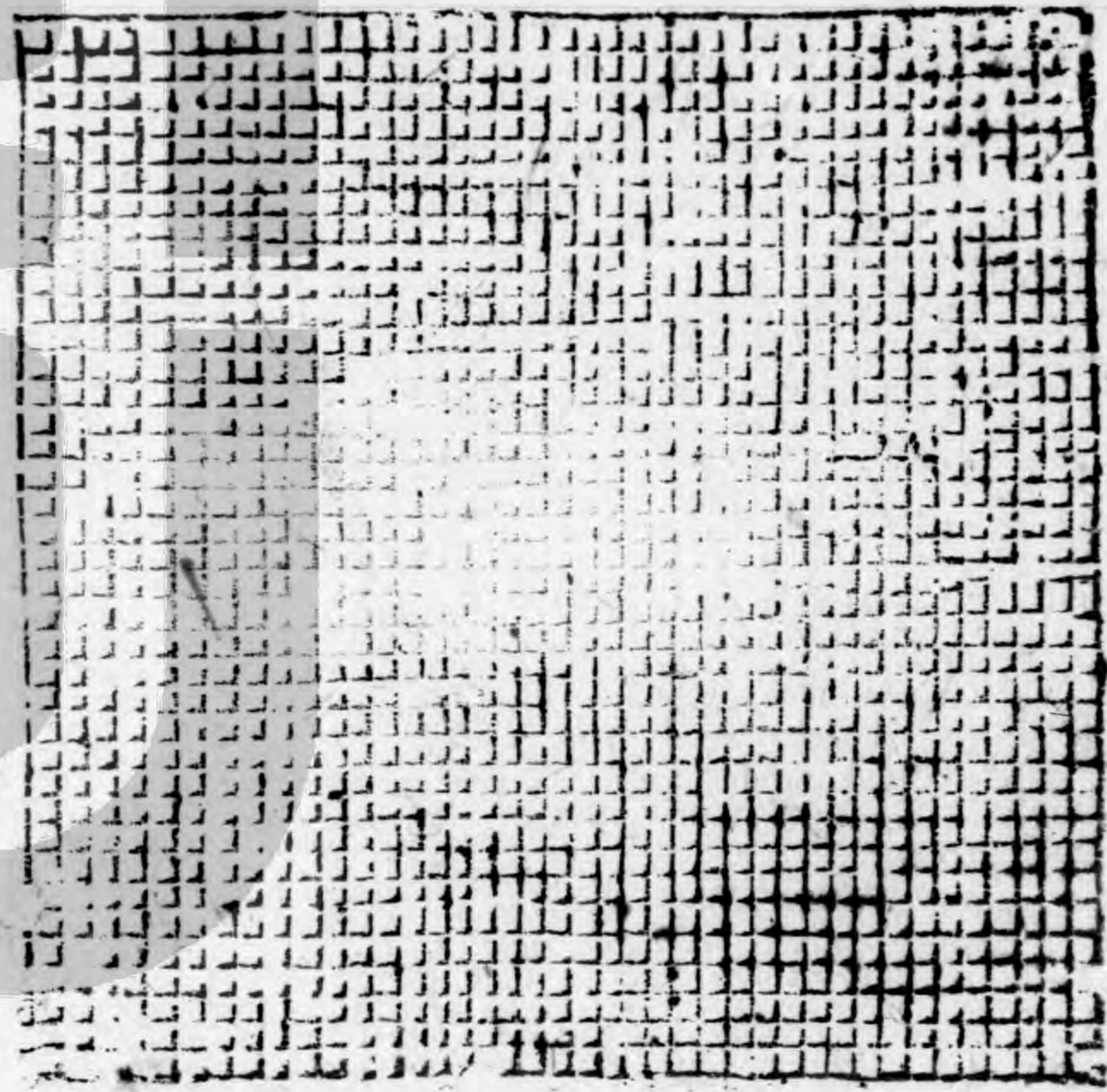
伯五百里

子一百里

男一百里

圭田

一乘國



大司馬九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司馬法甸方八里出長
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為乘或
以乘為甸以甸為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惟社丘
乘染盛是也以乘為甸春秋衛良夫乘裏甸兩牲是也
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
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易曰震鶴百里王制曰公
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
典籍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春秋傳曰列國一同明堂位曰魯革車千乘坊記曰制
國不過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
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
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
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

三軍五百里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
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
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
五百人矣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三
十五人為一車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
三族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天
子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紆之法也詩曰
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千乘之賦豈特三軍而已
哉鄭氏據司馬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
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一人徒
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
二百人十終為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

二千人率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賈公
遂以此為畿內之法以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為邦國之法然周官之於調役其寡也家出
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竭作未聞十家出一人之役百
家出十人之役也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
都鄙乃徵兵於諸侯不止則諸侯闔境出焉所謂千乘
之賦也然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
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而
已方伯連率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周官曰三
之大事諸侯左傳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侯敵
王所懷則出軍之法頭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馬融曰千
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
之封乃能容之其說蓋感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
制不知周禮之所
言者乃附庸也

諸侯附庸

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
 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
 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
 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司
 云其地但為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
 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三之一者亦然故魯頌
 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論語曰季氏將伐顛更孔子曰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
 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
 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
 方五十一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立謂其食者半三
 之一四之一者十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
 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
 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
 餘為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凡
 諸侯為效正師長乃有德者乃有附庸為其有祿者當
 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
 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
 庸以六言之也附庸二十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疆方五百里
 四言得非此四等矣

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五子

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為百

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周九州之界方

七千里七十四十九方子重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

四十八八州名有方千里者六周公受新湯之制雖小

國地皆方百里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

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

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

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

餘以為禮記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

侯田方百里百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

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謂不

朝會也小城曰附庸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名通

也此制商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商有鬼侯梅伯春秋
 寧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商爵三等者
 公侯伯也箕畿內謂之子男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
 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商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
 公攝政多太子男而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
 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
 四百里其次伯二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

因商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群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伍里之國百有二十九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又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魯地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五積四十九開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之遠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論語曰昔者顓臾先王以

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土也

諸公 五百里

諸侯 四百里

諸伯 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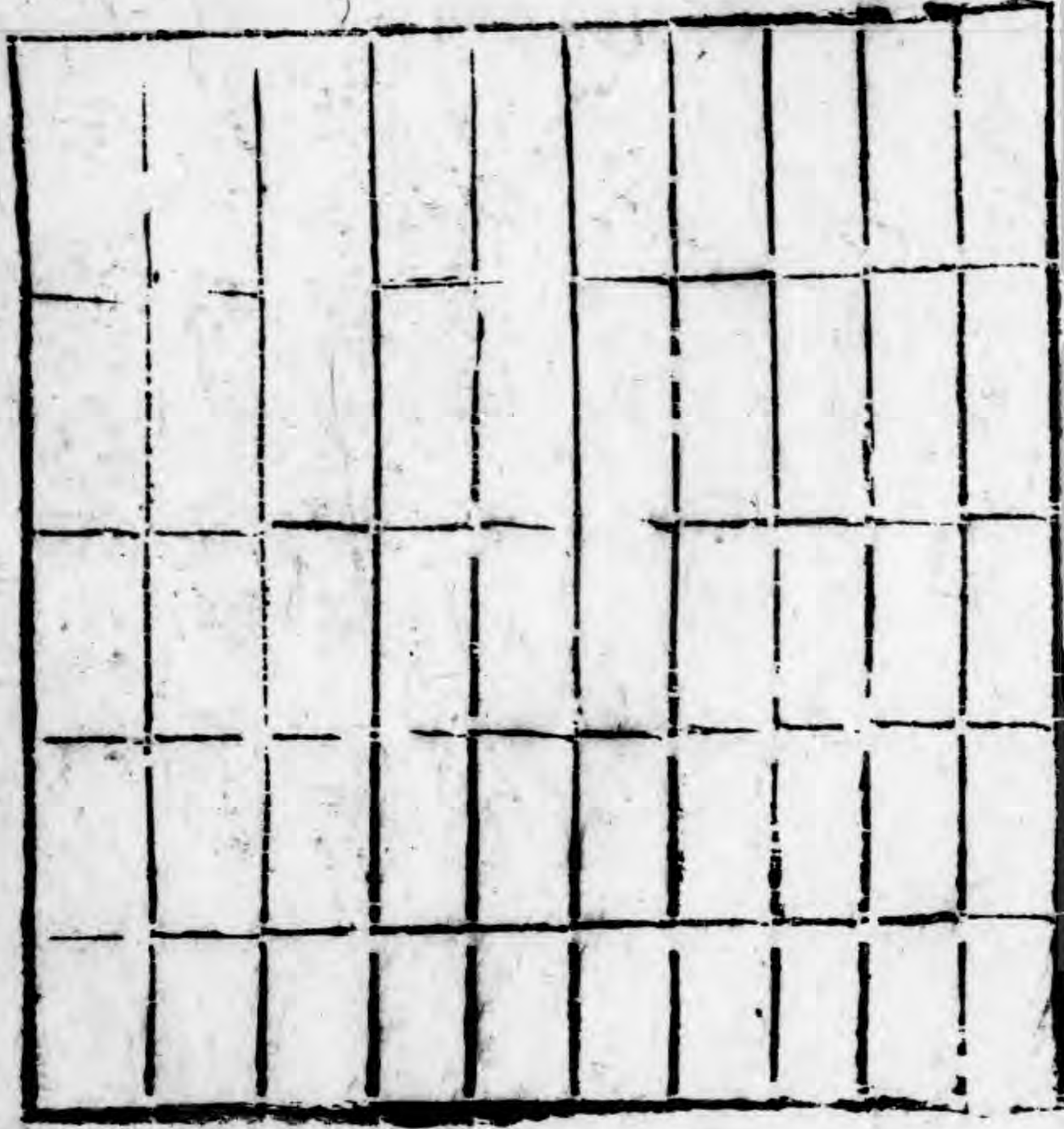
諸子 二百里

諸男 一百里

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玉復五器言武王之政由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三制謂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子為畿內之爵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商合伯子男皆稱子鄭忽出奔衛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

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
 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
 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
 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責有所
 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
 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
 地止一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先儒以庸為城朝會曰合謂
 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不能五十
 里不合於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特
 造於上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
 以六司徒之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為兼附庸明矣鄭康成
 同治附庸七曰子附庸五曰男附庸三同魯於周法六
 得有附庸故言錫之而附庸二十四此說非也既曰侯
 附庸九同魯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耶詩曰錫一山川
 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
 謂錫之也

圭田 五十畝



三制曰夫圭田無征夫首治也征稅也孟子曰無以下

下也此則周禮之十田周禮載師以士田賈田任近郊

之地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

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無三

田孔穎達曰夫猶治也鄉以下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

稅其物必去圭者圭潔白也言鄉大夫德行潔曰乃與

之田此商禮也商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

通士稅之故周禮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後魏有

公田隋文帝時有公廨田唐凡京諸司有公廨田諸京

官諸州有職分田

士虞禮曰圭為哀薦之饗詩之吉蠲或作吉圭則圭田

潔曰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圭田所以共祭也鄉以

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節田也圭田無征所以厚賢

也鄭氏以周禮士田為圭田以士田無征為商制而政

士為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繼之以圭田五十

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祿外一田也餘夫外之田也

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奉之

然也古者自鄉士達於圭田同欲各致其誠敬而已

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禮書卷第三十一終



Digitized by Google

卷之四